

湯雄飛老師訪問紀錄

訪問時間：2012年6月29日下午三點

訪問地點：圖書館四樓讀者討論室

訪問人：圖書館校史館組長李毓嵐

記錄人：助理徐義法、助理林瑋禾

訪問人簡介：湯雄飛教授，民國二十六年(1937)出生於南京，三十七年(1948)隨著父母親來到臺灣。來臺後就讀淡江大學外文系，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役畢即赴美留學兩年。歸國後在基隆海洋大學任教四年，民國六十二年(1973)來到中興大學(簡稱興大)外文系任教。湯教授執教外文系期間，同時兼任課外組及夜間部訓導組等行政職務，在校服務長達三十餘年，退休後曾擔任興大退聯會會長，積極參與退聯會活動，目前仍然在退聯會為退休人員服務，貢獻一己之力。

一、早年生活

(一) 來臺求學

我姓湯，湯雄飛，民國二十六年(1937)在南京出生，因早年戰亂關係，時常逃難遷移，民國三十七年(1948)便隨父母親一起來到臺灣就讀小學五年級。因此，我的求學生涯可說是在臺灣完成。大學是淡江大學外文系畢業，研究所攻讀文化大學中文所。

當初為何想讀文大中文所？讀淡大時即立志從事翻譯工作，把我國古籍經典介紹給外國人。因自覺國文程度不夠，報考臺大、師大和政大，但他們說外系學生不能報考中文所，遂投考文大中文所，當時名稱是「文學門」。

文大是先辦研究所後辦大學部，我考進去時是第四屆，大學部才辦了兩年，所以與大學部首屆畢業生同時畢業。當時有個好處，現在念研究所都要繳學費，那時不用，還有一筆研究經費，臺大和師大等校，一個月研究費為四百元，文大則為五百元。在那個年代，一百元幣值是很大。因不是中文系出身，兩年的學習非常辛苦，譬如聲韻學及說文解字等從未學過，是進入研究所後自修學成。

(二) 赴美留學

我負笈前往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該校位於德州最南端，天氣暖和。美國好的大學大都是私立，如耶魯、哈佛、哥倫比亞等，休士頓大學當時是半私立半公立，現在則完全是公立，大概是經營上有困難，州政府出面補助經費，才會變成

這樣。

(三) 返臺定居

自美國回來後，於基隆海洋大學(前身爲海洋學院)任教四年，當時基隆多雨，可能是林口核能二廠關係，現在雨量較少，當時基隆雨量一年要下二百多天的雨，是全省罹患肺病機率最高的地區。因此我的孩子容易罹患氣喘，向醫生詢問，因中南部雨量較少，建議搬至中南部，仔細斟酌後，決定來中部定居。

二、大學教職生涯

(一) 初到中興

當時興大外文系主任劉森博士是跟著羅校長在民國六十一年(1972)一起來學校。劉主任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語言博士，我寄了幾篇我寫的論文給劉主任，就約我到校面談，很快的，民國六十二年(1973)就來到興大外文系任教。

到興大後，就在臺中定居下來。當時學校四周很多稻田，國光路還未開通，男生宿舍在誠軒(齋)，人數也不多。以前惠蓀堂非常小，在其旁有一排矮紅磚房，提供給女學生與單身老師居住。後來因人數增多，不敷使用，才增建忠孝仁愛信五棟男宿。後來惠蓀堂改建，教師宿舍遷至國光路郵局旁，女生搬進誠軒，大概都是民國六十年(1971)以後的事。羅校長做到民國六十九年(1980)，學校在這段時間變動最大，情形大致上是這樣。



圖一：湯雄飛老師課堂任教剪影。
圖片來源：1982年國立中興大學畢業紀念冊，頁92。

(二) 外文系任教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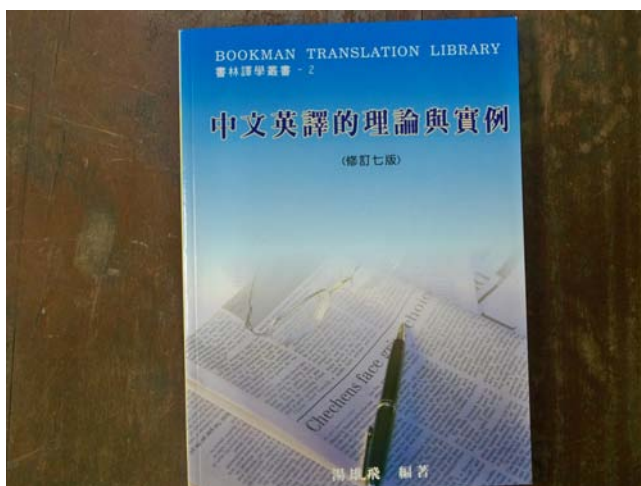
1. 教授翻譯課程

雖然我是外文系畢業，讀過中文研究所，到美國修過語言學，在系上主要開設翻譯跟英文作文課。翻譯課程以中翻英爲主，中文要翻譯成英文確實較困難，英文翻成中文相對要來得容易多。

中文語法較複雜，翻譯難度較高。例如，中文說你向我借二十塊錢還沒還我，對方回覆說二十塊錢，小意思嘛。這裡的「小意思」要翻譯就有點難度，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翻成“a little meaning”，應該翻成“it is not important”(那並不要緊)，所以很多中翻英遠比英翻中難得多。

2. 編輯教材

翻譯課沒有很適合的教材，因課程需要，一共編寫三次教材，仍覺得不滿意，因為沒有一本書可以讓學生讀完後可以在中翻英有較好的認知與突破，那時老師們要尋找教材也是有很大難度，我因在中文所研究過中國文學，翻譯也有些感觸，如拙作《遊泉隨筆》裡就提到：「一個中國人研習英文，絕難逾越辜鴻銘、錢鍾書諸先賢，遂想將來能效法林語堂輩，以譯介我國經籍為終身職志。」



圖二：湯雄飛教授編輯之《中文英譯的理論與實例》一書。
圖片來源：國立中興大學校史館組拍攝。

《中文英譯的理論與實例》是現行許多大學做為翻譯課的教材。每年暑假到臺北擔任閱卷委員，身上配戴識別證，常被其他大學教授認出，均讚賞這本書，許多大學及圖書館幾乎都有收藏。

3. 深刻的教學回憶

在外文系任教這麼長時間，遇過一位曾教過的同學坐牢之事，名字就不提了。這位同學個子很矮，外貌還有些其貌不揚，他很喜歡班上一位女同學，她也時常利用這位男生。男同學先前當過兵，畢業後直接到美國念書，女同學半年後也去了美國，到美國時，一切仰賴男生幫忙。

過了半年多，女同學對美國環境較熟悉，語言溝通也比較沒有問題，遂對男同學漸漸疏遠，男同學心裡很不是滋味，覺得被利用，就把女同學殺害，結果被美國法院判十二年徒刑。

(三) 從事翻譯工作

1. 對於翻譯的熱誠

念大學時，曾經想過，我們中國有很多很好的事物與思想是西方人不曾體會，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人很自負，歧視東方黃種人，不曾真正體驗中華文化精深。中國歷史悠久，比起西方久遠的多，譬如倫敦城歷史只有八百多年，中國的西安，以前稱作長安，歷史則有兩三千年，其間差距可想而知。中華悠久歷史文化，實在有很多東西可以介紹給外國人，讓他們重新認識我們的文化。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李小龍等人出現，他們才認為中國人有其優越之處，實際上中國文化優越的不只在歷史文化。

舉個例子，當年我兒子在美國結婚一年多，媳婦一直沒有佳音傳來，於是詢問他們，究竟是哪出了問題，兒子回答說，他們夫妻都曾檢查身體，並沒有問題。有次夫婦倆回臺，勸他們去看中醫，兒子對中醫不十分信任，認為中藥盡是樹根草皮，沒有用。回美國後，聽說哪一所州立醫院專治不孕症，便立即去求診，如是經過五年，仍無進展；第六年再度回臺，我帶他們去看中醫，各人開了四十帖中藥，徹底改變體質，回美國後一個多月即來電說懷孕了，現已育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很多西方科技不能及的地方，中國傳統方法卻可以解決，在我看來，病症方面，如果是細菌感染，西醫較有效，如果是不孕症或關節炎這類疾病，則尋求中醫較有療效。

很多東西很玄，科學沒辦法解釋就稱為 ghost，在臺灣叫觀落陰，或叫下陰差，請通靈人到陰間找自己已故的親人，通靈人可以說出你與已故親人間的秘密，就如同 *Odyssey* 中 Penelope 叫 Ulysses 把那張床搬過來，原來那張床是一棵活的葡萄樹根，根本搬不動，Penelope 才相信他是真的 Ulysses。

2. 工作契機

在《遊泉隨筆》〈記羅雲平校長二三事〉裡提到，羅校長在美國加州舊金山附近買了塊地，計劃建立「孔子學院」，學院分成兩部，一部分是專事研究，聘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做研究；另一部分，是對外招生，設立學位。既然是孔子學院，校園裡頭當然有「大成殿」，介紹「大成殿」便是我的工作。這工作很難，因為中文許多名詞，尤其是祭器，都是英文所沒有，這時候就需加入“annotation”(注釋)，有時候甚至要附有圖片作為佐證。

有一次與羅校長閒聊，校長提及《戰國策》這本書，許多外國戰略專家所謂的「穿梭外交」，「共同防禦」等理論，其實我們祖先早在兩千多年前都已用過，且運用的十分高明。以前秦國名相甘茂的孫子甘羅，在十二歲時就想到遠交近攻策略，這套策略和現今外國人口中的“S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有異曲同工之

妙，羅校長希望我將《戰國策》翻譯成英文，可以請「戰術學院」蔣緯國將軍協助出版。

這本書有四百九十七篇文章，花了二十多年才譯完。然而，羅校長與蔣緯國先生都已先後作古，自己也沒有多餘資金付梓，只好將之束諸高閣(pigeonholed)。

3. 翻譯工作甘苦談

一般來說，中國文字自漢代以後作品較淺顯易懂，漢代以前的經典文字較為艱澀難懂。像春秋戰國時期作品，文字難度就難上許多，因為當時字體不同，再加上資料文獻蒐集程度不比現今，版本不同也增加難度。像是秦國有位宰相名叫范雎，因為古籍版本不同關係，常有人叫他范雎，直到學者們挖掘一座漢代陵墓，在文書資料中找到相關文獻，這才確定這位宰相應該是范雎，而不是范雎。《戰國策》大約是西元前二百多年到五百多年前作品(403B.C.—222B.C.)。

同樣的，許多英文句子翻譯成中文時，時常發生錯誤，導致語言之間誤會產生，例如英文“Isn't he your brother?”(他不是你的弟弟嗎?) 中文回答是：「不，他是我的弟弟。」，而英文文法是前後一致，如果依照中文的回覆翻作英文變成“**Yes, he is my brother.**”。

(四) 兼任學校行政事務

1. 在訓導處課指組服務

行政職務都是兼任，主要職務還是外文系老師，對我來說有個好處，那就是在行政職務上與其他主管有些衝突不愉快時，可以選擇離開回到系上任教，但只是一名專任職員就不行了。

當時學校的長官對我們這些兼任行政職務的老師都很客氣，時常幫助我們；雖然如此，大多數老師還是不願意兼職，多數都認為教書比較單純，是「直的關係」，能專心從事教學工作，讓學生覺得老師教學很有內容，能夠學到東西就可以了。

一但兼行政職務，變成「橫的關係」，例如擔任課外組，學生要辦活動，主任就要向學校借用惠蓀堂，那時惠蓀堂沒有現在規模大，土風舞社邀請北部及南部各大專院校社團共襄盛舉，因為檔期關係，並沒有租借惠蓀堂給主辦學生，最後只好由主任出面租借。當時惠蓀堂管理人員是一位老反共義士，年紀蠻大，再加上他生活並不富裕，便時常找他寒暄，有時送兩包香菸，建立良好關係，當要租借場地時，便會盡量幫我們安排檔期，這便是我說的「橫的關係」。

那時各系要辦活動，必須花錢，掌管學生各項活動的是訓導處，那時還不叫

學務處，經費實在不夠支撐，必須要由各系出錢補貼。有時各系有同學沒有繳錢，金額不足，還必須跑到系上找系主任，將未繳錢同學名單給系主任，請他們幫忙催討，這樣也是我所說的「橫的關係」。

「橫的關係」有時他人並不領情，會有很多不愉快，故很多老師不太願意兼任行政職，且加薪並不多，更降低兼職意願。當然，薪水因素還是其次，像我和我內人都是老師，生活過得去，雖然不算富有，至少不會像許多讀書人如唐代詩人梅聖論所說的：「窮的直身變屈身」這樣的窘境。

課外指導組業務很繁重，每一學年度開始時都要到臺北開會，那時還沒有民進黨，中部有中知青黨部和中部救國團，每個系都有系黨部，合稱聯合社團，有些系較小，兩個系合辦。那時所有社團大概超過一百個，常要到中央黨部開會，指定課外指導組主任參加，因此耽誤很多課。這使我心裡很不安，常開玩笑自嘲說「不務正業」。耽誤很多課，也抽不出時間補課，學生有的很高興，不要上課最好，但我覺得虧欠學生，所以做了兩年，以身體不能負荷辭去兼職。

2.夜間部服務時期

我於民國七十年(1981)第一次擔任夜間部訓導主任。當時夜間部很好做，因為夜間部自己有收入，這筆錢就留在部裡。辦教育和辦活動都需要錢，沒有錢就像魚沒有水一樣，夜間部各系都會和法商學院及其他學校一起舉辦籃球賽及排球賽，經費都是由部裡補助。民國七十三年(1984)與部主任同時離職。民國七十七年(1988)部主任為李久先教授，又聘我為訓導主任，於是重作馮婦，又做了三年。

3.擔任課外主任

當時訓導長是毛本均教授。訓導長一任三年，由於我在課外組只做了兩年，毛訓導長請我再續一年，然後我們同時下臺，我未同意，因為下一任訓導長一定是老朋友，又留我續任，如此就會與上一任余佩英教授一樣，一做十多年，直到患了胰臟癌才下來。

4.對行政事務的感想

雖然國立大學通常是不會有所謂財務危機，然而，我不得不說，經費使用是相當浪費。當我在夜間部服務時，晚上會巡視雲平樓，時常發現浪費資源情形。例如有一次發現一間沒有上課的教室竟然燈火通明，打開教室門才發現，裡面坐著一位非本校的人，將教室燈光與電扇全打開，看著晚報，我上前詢問後才得知他是在等隔壁教室上課的女朋友，當下也不能趕他走，只能感嘆學校資源遭到如此不當浪費。

三、 退休生活

(一) 撰寫回憶

1. 著作《遊泉隨筆》

《遊泉隨筆》這本書裡面提到我的寫作動機，「遊泉」二字，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是「悠遊林泉」縮寫；「隨筆」即是英文所謂的 essay，由此可看出我寫作動機其實就是在退休後，藉由著作重新回憶並省視自己生涯歷程。所以，《遊泉隨筆》這本書可視為我個人回憶錄。除這本回憶著作外，並擔任退聯會《退聯通訊》主要編輯人員，該刊物以季刊性質發行，一年四刊，從三十二期編到五十三期，超過五年。



圖三：湯雄飛教授個人回憶著作《遊泉隨筆》。
圖片來源：國立中興大學校史館組拍攝。

(二) 退休人員聯誼會

1. 擔任退聯會主席

退聯會草創之初，會長是李春序教授，他擔任兩年，後因個人因素去了美國，退聯會章程中明確規定會長任期即一任為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也就是說，會長最多任期四年。李會長前往美國後，便由委員公推莊作權教授接任會長。由於一直沒有人願意接任，莊會長一連擔任了十年會長，莊會長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於是便跑來找我，希望續任會長，當時莊會長身體因肝部動大手術，我便接任退聯會會長。

做了兩年會長，始終認為會長一職還是由本校校友擔任較恰當，因為他們與學校淵源較深厚，對學校事務也較了解，兩年會長任期屆滿後，便請李久先教授繼任會長。

四、對學校、外文系的期許

我認為大學不應是象牙之塔，應與社會結合，除一些太專門系所另作別論；像外文這樣系所，應對社會開放，利用系上師資及設備，使社會上對外語有興趣，想學習的人可以進修，訓練一段時間，經過考核，合格者給予結業或合格證明，他們所繳費用，可以幫助系上壯大與發展。

今天我們談得非常愉快，謝謝你們訪談。



圖四：湯雄飛教授(左)與范念慈教授(右)於退聯會之合影。
圖片來源：國立中興大學校史館組拍攝。